

# 點 滴 在 心 頭

## 燈 下 憶 往 之 三

● 王 作 榮 (前 任 考 選 部 長、現 任 監 察 院 院 長)

編者按：本文為新任監察院長王作榮教授在考選部部长任內，接受台視「今夜不談政治」節目專訪所提供之手稿，亦為近年來他對首次從教學、問政、家庭三方面所作之文字自述。

### 教 學 首 重 獨 立 思 考

我於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年由中央大學時代的老師劉南溟先生介紹進入臺大任教，迄七十三年停止授課，七十八年離職，為時已三十六年。

大學教授分為二種：一種重研究，一種重教學，我屬於後者，在大學擔任老師，除了傳授知識外，應該注重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擴大學生的胸襟視野，讓學生隨其個性自由發展，在潛移默化中，充實其知識，恢宏其志氣，無論識見、談吐、舉止、氣質，像個大學生、高級知識份子。所以我從不僅做一個知識的販賣者，我總是鼓勵學生廣事涉獵各類學科，如文學、哲學、歷史等等，更鼓勵學生獨立思考，向權威挑戰，不要迷信大師，因此我不點名，對一年級學生要求嚴，對四年級學生要求寬。也不太注重分數，我讀書時就是如此。

最難忘感動的校園往事：在校園令人感動的事固然有，令人沮喪的事也有。我是被學生會選為臺大五位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刊在他們的刊物上，並說明我教學的情形，說是下午二時的課，學生在上午便佔位子，寧可犧牲東南亞電影院的好影片，也不願犧牲我的一堂課。另一感動的事便是學生太多了，我有一年自動將一班變為兩班，即每週多上三小時，不要加班費，學生感動得每次都為我泡好茶，學校當局感動得自動將蔣中正老總統送給好老師的獎金每年三千元送了我至少二年。當然還有十分羅漫蒂克的事，我年輕時頗有大牌教授之風，是一些女學生崇拜對象。不過，我不會有師生戀，也不會有性騷擾。還有學生會請我演講，總是盛況空前，馬英九可以作證。

理想的師生關係，不是「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父子親情關係，不是利害結合關係，而是單純的培植人才與接受培植的關係，

而是無價的知識與品德的授受關係，不神聖，但是純潔，好的老師可以影響學生的一生，也因此中國特重師道。

今日教育問題。簡單的說，今日的教育制度僵硬化、制式化、統一化了，今日的教學販賣化、商業化了，今日的師生關係買賣化、對立化了，有時甚至敵對化了，學校有點不像學校，老師有點不像老師，學生有點不像學生，當然，還是有好學校、好老師、好學生。

### 鋒芒畢露仕途坎坷

首先，我不是典型的書生問政，我是書呆子做公務員，我兒時家庭環境很好，但是我的家鄉貧窮落後，大部分人民生活如牛馬，我讀高中及大學時，又加上困難日深，頗有改革之心，思想頗激烈，有點以天下為己任的樣子，亟想使中國現代化，富強化。我的大學畢業論文便是「計劃經濟之理論分析」，想學俄國。一直到現在，此志未改，此志也未實現。我自民國四十二年，三十四歲起，開始從事台灣經濟發展工作，正可一展抱負，由於經濟發展涉及社會每一層面，所以除經濟本身外，我對土地、人口、教育、行政、文官制度等等，無不涉及，也經常找外國參考文獻，研究可否適用於台灣，於是對每一當時的問題都有個人意見，而且常常與眾不同，而又直言無隱，毫不委婉，使長官同事沒面子，鋒芒畢露，長官同事，都不太喜歡。理想抱負的實現固阻礙重重，個人前途也遭集體扼制，但我行我素，照說無誤，我看不慣有權者的無知，更不喜歡官場文化，所以一生未展抱負，我無怨無悔，求仁得仁，但這是國家社會的重大損失。假設三十年前給我重要位置，二十年前讓我當行政院長，給我全權，台灣早就現代化了，絕不會比新加坡差。國人所說台灣經濟奇蹟的一些功臣，在我看來，似乎名實有點不符，他們根本不知道如何締造一個現代國家，像新加坡的李光耀，只是會辦事而已，他們大都是「辦事之能臣，而治國之庸臣也」。而我則是「治國之能臣，而處世之愚臣也」。

我曾受到蔣中正老總統、嚴家淦總統及蔣經國總統的知遇，都知道我有一點「本事」，都想重用我，卻未重用我。主要原因就是鋒芒太露，反對我的人太多，他們可以編成一個隊伍。他們不喜歡我，也怕我升起來，他們沒位子，這就是官場文化。我心胸開闊，從不記恨，也從不以為意，有些人現在還在世，我們碰面，不僅有禮貌，而且還得親熱，至少我是熱的。我們究竟是老一代的人，有修養。

### 文人風骨至死無悔

我寫報紙社論是我發揮我的抱負的另一途徑，我既不能官場發揮，我就要從言論方面發揮，我要公開指導那些有權力的官員照著我的路線走，而且非這樣走不行，這樣一來，他們更氣我恨我，更在官場打壓我；我就愈要寫，變成惡性循環，有時情勢逼得他們非這樣辦不可，他們便拖延，最後還是得辦，但國家利益蒙受損失。其實我也知道換一個方式私下上萬言書給他們，效果更好，慢慢的也會與他們建立良好關係，對做官前途大有幫助，但是我就是不肯，這就是個性，現在我也不對李登輝總統上萬言書，不過也不好意思寫社論，我們私下是朋友嘛。

以上種種，都緣於一個知識分子對於國家社會的責任感，對國家社會的熱愛，不是為私人有所表現，我從來沒有想到要在歷史上

留地位或為私人前途利益作打算，要不然，我就不會採取那種愚笨方式了。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精神，中國知識分子要以天下為己任，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要民胞物與。中國的進步，中華民族的博聚與壯大，中華文化的燦爛，中國歷代治國典章制度的完備與社會倫理及秩序的建立，就靠少數知識分子，包括在朝與在野的知識分子。中國知識分子在朝的，固然可藉職權一展抱負，在野的也要「身在江湖，心存魏闕」，即是念念不忘國家人民，所以朝野知識分子的目標都是一致的。中國知識分子常常為了理想與抱負而遭殺身之禍，而終生流離顛沛，然而死而無悔。即使是可以一展抱負，也要依附權貴門下，可悲的很。我不夠資格做中國知識分子，但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總想朝這個方向走。現在已是落日黃昏，一切都談不上了，所以我是一個失敗者，不過無憾。

### 甜蜜初戀空留惆悵

一個人的天性，先天遺傳與後天生活環境的塑造都有關係。我的個性很像我的祖父，胸無城府，是非黑白分明，嫉惡雖不如仇，但總是看不慣要批評二句。我從四歲開始發蒙讀書，讀到十二歲，天天都是孔子曰、孟子曰，於是心靈深處便埋下了一些孔子曰、孟子曰的教條了。我是一家之寶，父母望子成龍，管教極嚴，養成拘謹、孤僻、不合群、守規矩，而有機會又會搗蛋的個性，實在不怎麼可愛。但我一輩子不做害人的事，更不會使陰壞，也不在背後罵人。也用不著在背後罵，因為當面都罵完了。嚴家淦總統與蔣經國總統都有意安排我的職位，而且都曾當面對我說過。蔣經國總統有一次更曾對余紀忠先生說過，連機關職位都定了，都是幾篇文章得罪了他們或其他顯要，而臨時被壓下來，真是文字災。他們也都傳話給我，叫我不寫社論，我就是不聽，這就是個性。我現在沒有寫，一來年紀大了，寫不動；再來是與李總統太熟了，不好意思寫，並非是我改過自新。

我與我太太是大學同級同學，戀愛五年結婚。在認識我太太之前，曾有一段記憶深刻且甜蜜的初戀。

我的初戀是很特殊的，當時並不知道是在戀愛。直到年華已逝，進入老境之後，每當午夜夢迴，孤枕無眠，追思往事，才發現那就是戀愛，而且是我的初戀，感覺之遲鈍有如此者，怪不得一事無成。

我的初戀不是那種轟轟烈烈，熱情如火的戀，也不是那種情意綿綿，難捨難分，就像後來我與我太太那種戀，更不是佳人才子傳統小說式的戀，當然也不會是現代動作派那種戀了。我的初戀是純真的、自然的、淡淡的、似有若無的、兩小無猜而回憶起來又無限甜蜜嚮往，空餘惆悵的戀。要拿一句話來形容，就是「往事只能回味」，而且回味無窮。

我的初戀的對象名字叫閻鳳姣，人如其名，確是人中之鳳，美而且姣。她是蘇杭佳麗，細長眉，瓜子臉，小口，懸鼻，鳳眼，皮膚雪白，身裁頎長。似乎是出身富有之家，衣著入時，還戴上一串粉紅色珍珠項鍊，應該是人造品，可是在當時是很少見的。她性情溫柔、含蓄、輕聲、細語、有閩秀風。現在想起來，她真是一位古典美人。閻鳳姣是我小學四年級下學期的同班同學。我讀的小學是漢口市立第五十二初級小學，只辦到四年級便畢業，我們是畢業班。那時就學年齡參差不齊，我是足足十三歲半，她應與我不相上下，很可能大我一歲半。我是原校越一級升到她班上，只同班了半年。

她是我們班上的第一名，算得上蘭心蕙質。我與她互爭第一，畢業時，她第一，我第二。說爭，其實完全不正確，是老師同學們

說的。我從未存心與她爭過，更是從未忌妒她過，當然，也不會羨慕她，只是有點服她。

我那時很皮，經常跟班上幾個年齡相若的同學一起發瘋，將班上鬧翻天。她總是默默坐在一旁不出聲。趁無人看見時，便輕輕拉我一把，細聲勸說我，不要學他們樣，不要跟他們野在一起，說我與他們不同，問題是她愈勸，我便鬧得愈起勁，她便顯得一副無奈的樣子，下次照勸，我也照鬧，我後來讀到一本心理學的書，說這就是不愛，公雞就是這樣不愛的。

我時常逗她，將她逗的哭回家，被老師責怪。不過，第二天到校就又和好如初，照樣勸我不要野，我也照樣逗她哭，第二天又照樣和好，一學期就這樣過去了。據那本書說，這也是雙方示愛的一種方式：我喜歡逗她哭，她喜歡被我逗哭，這就叫做「不是冤家不聚頭」。

畢業了，老師上完最後一課，說了幾句訓勉的話。大家收拾書包回家，都有點黯然神傷。我慢慢的走出教室，故意落後一點；她也慢慢走出教室，故意落後一點，我收拾起野性，很斯文的、依依不捨的望了她一眼，她也盈盈欲涕的望了我一眼，未曾交談，有點我倆萬般心事，都在沉默不言中的境界。我的初戀就此結束。那年我越級考入初中，曾打聽她的下落，據同學告訴我，她已隨家遷回原籍了。

從此人海茫茫，不知佳人何處。經歷戰亂，都已垂垂老去，但願伊人無恙。不管天涯海角，我都祝福她千萬遍，她，永遠是我初戀情人。

### 鵝鵝情深已成追憶

我和我太太感情深厚，年輕時大部分時間都在抗戰與內戰逃難中度過，所以是百事哀的貧賤夫妻，現在生活環境比較好，她又走了，心中長懷虧欠她太多之心，不願有人替代她的位子，這是我不續絃的原因。平日家居是她管錢，我不問，她也不亂花錢。我愛她，她讓我。

家中一切生活以她為優先，而我生氣大叫，她不作聲。我太太有很好的事業成就，收入比我多。我從不妒嫉她，總是在事業上幫她的忙，將她的事業看得比我的重要，對她的成就，我也從不自卑，好像她的成就就是我的成就，二人不分。我太太也從不以她的成就驕於家人，我打牌，她會很自然的倒茶、拿毛巾，打點食物。有時在以她為中心的社交場所，例如她為人證婚，總是事先偷偷告訴主人家，不可怠慢「我先生」。這一點，在有女強人的家庭中十分重要。其所以如此，因為我們都是有教養的高級知識分子，知道如何互相尊重。我有二子一女，對他們從不苛求，從不望子成龍，惟一要求便是他們能夠自力謀生，不要做社會的寄生蟲，取自社會的多，貢獻社會的少，這是受美國文化的影響。我已年老，尚能自食其力，不依賴子女，彼此維持一個一般的親情關係。

現在，終站在望，時日到來，我將安然歸去，雖然不至於瀟灑到含笑而歿，但也不會戀戀風塵，最多滴幾滴最後的眼淚，聊表與親友永別之意。念天地之悠悠，我算得什麼，什麼都算不得，來到人世一趟，有時不覺有多此一舉之感，問題是由不得我。假如死後還有願望，就是能見到我太太與死在中共勞改營的弟弟。我們三人都是中央大學同學，都是高考及格，希望能重溫在人世間的歡笑。

(小標題為編者所加)